



攻佔勝利坡

張文榮 著

廣東人民出版社

攻占胜利坡

张文荣著

广东人民出版社

內 容 提 要

本書包括十篇反映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生活及先进人物的通訊、特写。內容有描写战士及医护人员鑽研业务、提高工作效率的，有描写边防军人的生活及斗争的，也有写下放到連队的軍官如何頑强鍛炼的，还有战斗故事。从各方面描写了解放軍官兵們不怕一切困难，英勇頑强，刻苦鑽研，为了祖国和人民不惜任何牺牲的高貴品質。



攻佔胜利坡

張文榮著

★

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(广州大南路43号)

广东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証粵版字第1号

广东省新华書店发行

广东人民印刷厂印刷

★

書号：1516·787×1092 1/32·1 9/16印張·30,000字

1959年1月第1版

1959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數：1—6,100

統一書号：T10111·403

定 价：(5)一角二分

目 录

門里門外.....	1
十天成鄉工.....	9
攻占胜利坡.....	12
英雄的陣地.....	15
护士長李秀茹.....	19
啞巴說了話.....	22
冰山哨兵.....	28
鷄冠嶺.....	31
火.....	37
扛起枪杆上前綫.....	43

門里門外

—

輪機長馬福上士手下，有两个水兵；就这么三个腦袋，还常碰得叮当响。

有一天过晌，快艇出海虚放魚雷回来。大家都累得腿疼腰酸，一进水兵大楼，赶快脫了衣褲鞋袜，躺上床就呼噜开了。独独有一个十八岁的上等兵薛小平，翻过来，調过去，象条泥鳅似的，把蚊帳竿弄得嘎吱嘎吱响。細听听，好象里面还有划紙的声音，刷刷刷的：“滑油……淡水……管子……”

睡在上等兵旁边的，是輪機長馬福。他听到动静，就气呼呼地說：“穷叨咕啥，快給我睡觉！”小平正在苦費心思，猛听这一声响雷，真是四肢发麻：“是……上士同志，我把这个搞完了就睡。”“你搞个鬼！”馬福一骨碌下了床；从小平手里夺过一张画着草图的紙片。小平的手有点哆嗦，說：“你干么这样凶。告訴你又有啥了不得。我打算給咱們輪機想点小办法，空俾发动机器的時間太長了。”馬福撇撇嘴說：“搞創造，当能手！好呵，我問你，见过几次海了，海有多深？”小平沒想到人家是挖苦他，就說：“这有啥难，查查海图就知道哪深哪淺了。”馬福說：“我就怕你不知道深淺

呢！同志，还是先把你这个輪机兵当好吧。”小平听出馬福的話外有意，也想給个厉害的：“上士同志，这也是我的本职工作呀。上級号召要創造海軍技术能手，那是实話呢还是放空炮？”馬福火了：“号召归号召。我管的是你，工作，睡觉！我問你，你是个水兵，还是发明家？”

他俩这一句一句地頂撞，早就惊动了別的人。本艇上另一个輪机兵高立中說：“小平，你乱吵啥，輪机長閉着眼睛也能把机器开起来，你算个老几。”小平正沒处撒气呢，直冲高立中說：“滾你的蛋！”二句話沒說，嗚嗚地，爬在床上抹开眼泪了。

二

上士为啥对小平动这么大的肝火呢？这得先談談馬福待人接物的观点。素日，在他眼睛里，小平有两点不好：第一、手不规矩，太爱摆弄机器；第二、嘴巴太尖，得理不讓人。軍人嘛，就是这么回事：当官的嘴，当兵的腿。上級推一步就走一步；上級要不吱声，千万别东想西动，免得招惹是非。可是，小平呢？去年冬天刚从海校来到艇上，还没干上两天，就向馬福提了个問題：“輪机長同志，咱們暖机的時間为啥这样長呢？这么白白地空俾烧油，不是太浪費国家財產、耽誤訓練、影响战斗嗎！”馬福一时答不出，心想：这小鬼渾身帶刺兒，活干得不多，挑剔倒不少。他就說：“同志，老猫房上睡，一輩传一輩。我当輪机兵那时候，輪机長沒教給我这一套。你还是少提問題多工作吧。”从此，馬福心里烙了一道印，暗地想：一定要先給小平磨磨身上的刺

兒。這兩個月，又見小平一得空就拿上一本什麼暖機原理，看看畫畫的，不知他在搞啥名堂。出公差勤務，常常是叫他不到，喊也不應。馬福早就痒痒着要訓他一頓了。

小平挨了一棒子，冷了半截。夜里睡不着，自己偷偷地傷腦筋：小平呀，小平，你搞這玩藝兒為了啥呢？輪機長的話，有的也對呀！自己工作得不能算很好。前幾天吧，上士拿來一個水密開關。圓圓的，有碗口大，樣子好看，肚內花花，直逗引人去瞧它的秘密。輪機長不叫動，自己趁人不在家硬動，結果卸開來就上不上了。鬧得上士鼓着腮幫說：“不叫你動，偏動！我干了五六年還搞不好它，你連一件水兵披肩都沒穿壞，瞎擺弄啥！”人家幾家伙就給上上了。憑那熟練到家的技術，就是罵咱几句，也得老老實實听着。可是，等自己又想到暖機時間太長，想到一分一秒鐘對魚雷快艇在戰鬥中的意義，又覺得有天大的困難也得干下去。

正巧，星期六一早，剛升完國旗，大隊參謀長把小平請去了。上尉是听了馬福的匯報，才找到小平頭上的。事情經過是這樣：馬福跟小平吵過以後，大隊開過一次机电業務會議。散會以前，馬福隨便說了一句：“我們艇的輪機兵薛小平，工作不出色，却想搞花樣。”參謀長馬上問：“什麼花樣？”馬福說：“創造！從中國到蘇聯還沒聽說過呢，他要把暖機時間大大縮短。嘿嘿，除非他新創個快艇吧！”他這一說，有的輪機長也跟着哈哈了一氣。參謀長拍拍坐在身旁的一個少尉的肩膀說：“業務長，听到了嗎？我們成天喊創造技術能手，這不是冒芽了嗎！”說着，他用大眼剗了下馬福：“你說得不对，小平的日常工作也很好。咱們不能嫉

妒，更不能怕下級有时候会比自己高明。想想吧，連續三个月、主机保养一直得五分的是誰？政治、机电理論測驗，誰答得呱呱叫？教初中班算术、領大家讀报的是誰？开展文娱体育活动，誰张罗的欢？不是都有小平一份嗎？上士，你为什么样的算出色，呵？思想方法不对头哩！”

在參謀長的办公室，小平把自己要搞的东西，从头到尾說了一遍。參謀長說：“很好。先画出个图样来再說。我已經告訴业务長了，他会帮助你的。你需要什么書？能挤出時間嗎？”小平光顧了高兴，把需要上級帮助給時間和書籍的要求都忘了。他說：“謝謝你，上尉同志！我最怕的就是搞来搞去沒搞成。”參謀長說：“不要紧的，你才刚十八岁，放大胆子干吧！一天不成，两天；两天不成，三天……向科学进军是个長远大事，我們要快快跑，不能总被关在大門外边。”

从參謀長那兒出来，小平已經忘記自己是走着还是跑着回到寢室的了。好象，嘴里还唱着歌哩！

三

跟參謀長談过話，第二天是个星期天。照海軍的规矩，下午是休假。这天天气特別好。小小的港灣，平得象一面鏡子。在这鏡子里，可以看见：倒栽着的蓝蓝的天，綠綠的山；一队队穿着白白蓝蓝水兵衫的小伙子們的倒影，在那天和山之間游来游去。

小平要到艇上作点工作，吃过早飯，拿上工具就离开了营房。路过一条小泥溝，碰见了要外出的輪机兵高立中。他

說：“小平，你那麼漂亮，不想去照張相片嗎？”小平出了一口長氣：“想倒是想呀！可惜，這個月的津貼，給媽媽寄去了五元，剩下的，我不敢胡花了。”高立中說：“那麼，咱們就去葡萄街閑逛逛，看看花紅綠綠的也好呀。”小平說：“快滾你的吧，我沒空兒跟你瞎扯。”高立中本想說，這小鬼簡直叫機器迷住了，星期天也不出去換換空氣。可是，又怕自己在搬道理上斗不過小平，就緩緩口氣說：“得得，你干你的，我走我的。咱倆今天是海水不犯淡水。再見，祝你勝利，上等水兵！”

兩人分了手，高立中去葡萄街，小平來到艇上。

現在，小平的圖樣快畫好了。他來到這兒，是想在機倉里，再細細檢查檢查，滑油柜的管子是不是有漏洞呢？要是把水漏在滑油里，那可不得了。小平一會兒跪着，一會兒趴下，左看看，右摸摸，用指頭彈彈管子，登登登響。他拿着圖樣，一面比劃一面出神：“這樣，這樣……好！”

這時候，倉面上有個人一面走一面叨咕：“老天哪，這是誰，臨走也不把倉口关了，准又是小平干的。”小平听出是輪機長馬福來了，趕緊從倉口把頭伸出去：“上士同志，你來找啥東西嗎？”馬福沒料到小平還在里面，改口說：“星期天你不休息，來這瞎擺弄啥。”小平忙笑着說：“你瞧，我這東西有點模樣兒了。”馬福眼皮一搭拉：“我沒那多閑工夫。”說着，從口袋里掏出一塊嶄新的滑油溫度表就去安裝。小平說：“原來的哪塊不是還可以用嗎？”“用你多嘴！”馬福把卸下來的溫度表，用指頭猛打了几下。“你眼睛哪兒去了，看不到這大針不靈活了？”小平本想說“不

灵活一修理就灵活了，全靠伸手領新的还要你这輪机長干啥！”可是，又怕惹翻了馬福，就蹲下去，干自己的活。馬福說：“你还不走，一个人乱窜，正规化怎么学的！”小平收拾收拾，双脚刚踏上梯子，又听馬福勒着嗓眼兒說道：“小平，实話說，你搞的可是个金鳳凰？”小平不全懂馬福話中的妙意，估摸可能是指自己搞的那东西，就又回到仓底坐下来：“上士同志，你也有兴趣兒？”馬福說：“管他兴趣兒不兴趣兒的，你只管說就是了。”小平說：“其实，很簡單，學問就在两条管子上。”他把自己要搞的东西，一五一十說得个詳詳細細。馬福听着，嘴里嗯嗯的，把一只大拇指放到牙底下咬：“办法倒也使得。不过，有两个不可克服的缺点。”小平听說有缺点，忙挺起身，仰着脸問：“啥缺点，上士同志？”馬福巴答巴答吐沫說：“第一，不可克服的，滑油柜的管子会漏水，日久天長，机器要炸掉；第二，不可克服的，这是个十足消极的办法。”小平說：“不，缺点是可以克服的。第一，管子可以放心，只要好好检查；第二，你說这是消极的，那积极的是啥？”馬福說：“刀把在艇長手上。一出海，只要他掌握好停俚，少‘咕嘟’几下，油就省下来了。”小平說：“上士同志，你说的也对，艇長应当注意。可惜，这艇上不光艇長一个人呀。”馬福不耐煩了，說：“又是你的嘴尖，我理論不过你。总而言之，你很难成功，成功了，价值也不大。”小平气得險些又掉下眼泪：“上士同志，你是我的上級，不該給我泄气。我觉得，在理論上，这是能成的。”馬福最厌恶談什么理論呀、科学呀的，一听这，他馬上又发火了：“鬼的理論！我的技术是專家把

着手教出来的。不是吹牛，干了五六年，还没受过处分！”

四

小平把图样画好了，交到上级业务部门去审查。

在战斗训练里，一个课目接着一个课目，一件工作连着一件工作，士兵紧张得简直连气都喘不过来，过半个月比老太婆过一天还要快。小平总是在惦念着：上级会批准吗，要是能作作实验就好了。每次在路上遇见参谋长，他除了敬礼、问好、总要多瞅几眼；就是一擦过去了，也要回几次头。有一次，他简直要去问：“上尉同志，咱们那东西有希望吗？”可是，又不敢去，万一上尉晃晃头，该多丢脸。

这天，小平跟团员们到山上过了组织生活。刚回到家，参谋长就来告诉他说：“小平，批准了！”小平明知是指他搞的那东西，又不敢信实，紧着问：“真的？”参谋长用用劲说：“真！”这下，小平乐得一蹦多高，猛抓住参谋长的手，左摇右晃。忽然，又觉得这太不象个士兵对军官的样子，忙收回双手，一时不知放在啥地方好。高立中在旁边插嘴说：“看呐，还不好意思哩！”直逗得小平噗嗤笑了。他又问参谋长：“上尉同志，就照咱们搞的那样吗？”参谋长说：“基本上是的。大队业务长又在关键地方，加了两个开关，以防发生事故。你准备一下吧，明天，星期日上午，工厂送管子来。要是你不外出，下午我们就作实验。”小平急忙回答：“不，不，我哪儿也不去！”

这时候，轮机长马福正坐在桌子旁边，往表格上填写燃油消耗数字。听说明天要作实验，也凑上来说：“上尉同

志，恐怕上級還要全面考慮考慮才好。”參謀長說：“考慮過了。你明天也參加，要象個輪機長那樣。”

第二天。很走運，清早落過一陣雨，轉眼天就晴了。艇內溫度起初降了一點，很快又恢復到正常狀態。下午一點多鐘，參謀長來到馬福他們的艇上：“都準備好了嗎？”馬福說：“好了。”參謀長又問小平：“有點緊張，是不是？”小平從主機底下爬出來，滿身是油漬。順手摸出塊棉紗，抹抹嘴巴上的大汗珠兒，卻給自己塗了個小花臉。“上尉同志，我很高興，也有點怕，心跳呢！”參謀長蹲下來，說：“沉住氣，能成功。來吧，現在是十三點二十分。各就各位，發動機器！”

機器開動了。一股和噴氣機相仿的大聲音，震得人們的耳鼓哇哇響。小平細聽着響動，不斷去摸那新安在機器上的紅銅管子。可是，過了好幾分鐘了，管子一點也沒燒熱。怎麼搞的呢，出毛病了？小平憋得左轉右轉，出了一頭汗。參謀長走過來，摸摸管子，涼冰冰的。他一擺手：停！機器馬上煞住了。“小平，把里面的空氣排出去。”“對了！”小平望着參謀長笑了笑，暗怪自己太性急，忙中有錯。他趕快把新管內的空氣排了出去。果然，再一次發動了機器，馬達叫了不幾聲，管子就有點燙手了。小平有點小喜歡，一會兒摸摸管子，一會兒去看看滑油溫度表。那表也真搗蛋：開始走得滿快，過了三十分、四十分，卻慢得煩死人。小平眼盯着它，心里數着：四十……過了好長的時間哪，才聽他大叫一聲：“到了！”參謀長馬上說：“好！比原來所需用的時間縮短了八分鐘。好，小平！”他走過來握住小平的手，說

了些祝賀成功的話。小平那帶油污的臉上，划過幾道紅綫，很象一個不生不熟的秋蘋果。輪機兵高立中朝他的肋骨捅了一下：“上等水兵，不簡單！”大家正在高高兴兴。忽然，輪機長馬福又冒了一炮：“才八分鐘，能省幾個大錢？”高立中說：“幾個錢？就算一條艇一個月節約一百元，一年是多少？咱們全軍有那么多这家伙，加起來，共省多少錢。算得過來嗎？”參謀長說：“馬福同志，你這種態度很不好。為什麼單單看到幾個錢呢？難道對於象魚雷快艇這種高速武器，時間不比錢更重要嗎？難道一個剛剛十八歲的小青年這顆火熱的心，不比金子還寶貴嗎？人家這是剛爬進科學的大門里來，路子還長得很呢。”小平插了一句：“上尉同志，我們還要多想辦法，把暖機的時間再縮短。”參謀長點點頭，又對馬福說：“听到了嗎，這才是水兵的聲音！”

十天成鉚工

鐵道兵青年積極分子胡應華的故事

五月梢，鉚工班新來兩個徒工：一個大個子，一個小矮胖。大個子怕火燒怕危險，干了沒兩天，硬要求調走了。師傅對小矮胖說：“胡應華同志呀，學鉚工是個苦事，你頂得下嗎？”小矮胖說：“苦我不怕，就怕學不成。師傅，學個起碼的三級鉚工要多久？”師傅咽咽口水說：“這個嘛，多的一年，少的半載，在人哪。”小矮胖跳起來說：“現在事

事講跃进、講干劲、講多快好省，一个月怎么样？”师傅笑笑說：“試試看吧，兴許能成。”

师傅沒敢咬定，一个月学成鉚工还沒见过。如今的青年，一把火似的，就瞧小矮胖那股猛劲吧：管什么火呀，风呀，突击呀，休息呀，只要师傅指到的，他看到的，瞪大眼睛往上闖，分分秒秒，干个飞欢。刚两天，他就能接釘、穿釘、打过冲、看火色，还能摆布噠噠噠乱蹦乱跳的頂釘器了。要在以往，学会这等工夫，少說也得三五个月。

他們的任务是：鉚焊包（头）蘭（州）錢三道坎大桥桥身鋼架。工程到尾声，一天胜半月，人們喊得山响：一定要把桥先架好，跑在鋪鋼軌的前面。

老高老高的桥身，从下往上望，就象一座修建中的大洋楼。小矮胖抓住綁架，双脚左搗右蹬，爬到半空往下一瞧，师傅正仰着头，大声喊着重复再三的話：“胡应华，你是第一天高空作业，千万当心，別忘了綁安全帶。”小矮胖招招手說：“放心吧，师傅。”他怎能粗心大意呢！师傅囑咐多少次了，干鉚工要胆大猛闖，还得心細手巧。看他，嗖嗖嗖，上去了。双手搭住脚手架，綁上了安全帶。这时候，下边只有鼓风机呜呜叫。那些要烧到一千几百度的紅光閃亮的鉄釘，还沒有出爐。小伙子出世以来，头一次提着頂釘器这洋玩艺兒上天来搞大事业，心里是乐得跳，怕得跳。趁势，溜眼望望远处，只見滾滾的大沙漠里，有一伙人影，正在搶鋪鋼軌呢。那刮不断头的蒙古风沙呵，漫天飞卷，好象成心要地上的人站不稳，要天上的人摔下来。

小矮胖指头一动，开关开了。风頂把象个被逮住的野

兔，噠噠噠，在胸前又叫又跳。一个紅紅的鉄釘，从下边飞上来。他一鉗子夾起，就热插进鋼架上的小窟窿里。风頂把一頂，火花四处飞，釘子严严实实長在鋼架上，露个小头，活象半个鷄蛋壳卡在上边，光光的，十分好看。

眨眼工夫，冰凉的鋼架变得滾燙滾燙。夾在架下的小矮胖，脖子烧出一块块疤，衣袖穿开一个个洞，手上鼓起一串串泡。师傅担心他受不了，站在下边，用手在嘴上做个喇叭筒，喊道：“胡应华，怎么样？坚持不了就下来歇歇。”小矮胖象没听见似的，一边干一边叫：“快，快！”紅閃閃的鉄釘，和着他的叫声，一个一个飞上来；原先鋼架上密密麻麻的蜂窝洞，在小矮胖快如穿梭的手下，填滿了一行行光亮的“鷄蛋壳”。

收工的时候，师傅拉住小矮胖的手說：“好家伙，真棒！”

到小矮胖来工地的第十天，师傅交給他一杆鉚枪，說：“鉚工同志，干两下吧。”他接过来，嘩嘩嘩，一口气鉚了三十多根釘。一檢驗，除了两个坏的，全合乎工地规定的鉚釘标准。

“成了，胡应华同志，三級鉚工！”师傅向小矮胖翘起大拇指。站在一旁的鉚工排長說：“我看，四級也差不多。”师傅笑了，說：“可不，年青人真有本事。咱們那时候，一学就是半年，一百八十天。看人家，十天！照这劲，上天还用搭梯子嗎？”說得工地上的人哈哈一陣大笑。

攻占胜利坡

喻仲成入伍四五年了，攻打一江山島，他还是第一次参加战斗。

那天，按着預定的作战計劃，一开始，空軍就把島子炸成了一团烟霧，海軍把登陆部队送到了南江北江的灘头；接着，該是步兵大显身手了。

喻仲成的战斗小組是突击組。他領着两个战士，最先搶上去，占領了敌人的第一道塹壕。敌人馬上用火力向他們扑过来，子弹穿开壕边的石块，粉末落在战士的身上。根据平日訓練学得的知識，喻仲成立刻了解到：他們占的这一段，是敌人的补助塹壕，修得浅，不隱蔽，利用不得。正在他搜尋有利地形打算改变陣地位置的时候，听到了一排長邵洪发的声音：“喻仲成，赶快轉移，到左前边的炸弹坑去。迅速准备向胜利坡前进！”

胜利坡，胜利坡，前面这个山包包就是胜利坡啊！

喻仲成对这个地形还是熟悉的。很長時間了，为了解放祖國的領土台灣，他跟着分队在海边进行訓練。第一次演习登陆，因为他們有点发慌，沒記好地势，搞垮了。喻仲成想：就这样能上去战场嗎？要是上不去战场，我們怎样能解放台灣、用什么本事保卫祖国呢？首長的話說得很清楚，演习就象打仗一个样，平时搞不好，战场上就会白白送命。从这以

后，他領着本組的战士整天拚命地練，牢牢地記住每次演习的“想定”情况。漸漸，他成了訓練中的能手，还立了两次功。在他們做过的那些演习里，喻仲成記得在最近的一次，好象就是这个地形。看吧：眼前是胜利坡。它的后面是一六〇、一八〇高地，順着左近蜘蛛網似的交通溝，可以通行全島。可见，这胜利坡在一江山島还是敌人的“要塞”。

突击組很快就轉移到炸彈坑里去。喻仲成向身旁的战士問道：“王云祥同志，怎么样？”王云祥也是第一次参加作战，心里不免有点跳。可是，看样子也相信自己訓練时学得的本領，表现得挺坚决：“没什么，組長同志。我們平时学得不差，又都是青年团员，你就只管一股劲地往前干吧！”喻仲成听战士回答得挺硬，就說：“好！咱們是尖刀子任务，一定要硬硬地干！你和刘守杰在右边，我在左边，馬上前进。”

不巧，刚要动身往前冲，刘守杰負伤了。喻仲成回过头，想給他处理一下伤口。刘守杰晃晃头。他只好赶快和王云祥分头向胜利坡奔去。

分队的輕重机枪、火焰噴射器，一齐向胜利坡上边的碉堡开了火。喻仲成找了个死角，冲上去，一翻身，跳进塹壕里。这是在碉堡的后面，敌人的机枪手正在換梭子呢，他摸起冲锋枪就是一家伙，打死了敌人，夺下了碉堡。

喻仲成和王云祥会合了。还没来得及停停脚，喘喘气，他就說：“注意，准备打敌人的反击。”說完，領着王云祥跑到碉堡外面去。两人面向敌人的方向，伏在塹壕上，一左一右，相隔有几丈远。